

潘氏三兄弟

谭元亨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潘汉年(四十岁时摄于上海)



潘梓年(时任新华日报社社长)



潘菽(著名心理学教授)



潘汉年1953年在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作报告



潘汉年与夫人董慧
1965年合影于北京故宫



在上海市二届一次人代会上，陈毅当选为市长，潘汉年（右）、盛丕华当选为副市长。



潘汉年与夏衍在一次宴会上。

此書念事（一）
維生廣棄棄人間，
千里相思知何處，
黃氏人歌作行度，
夜半鐵窗風寒寒，
二月廿年能也莫，
此安。

潘汉年手迹（隐约可见三层笔迹：铅笔、钢笔、墨笔）

· 潘氏三兄弟:中国 20 世纪知识分子的全息摄影 ·

- 潘 菽：五四运动中冲进赵家楼的骁将
中国第一位心理学家
“贼心不死”的“反动学术权威”
- 潘梓年：被判无期的电椅上的囚犯哲学家
中共第一报人
骨灰无去向的“入定老僧”
- 潘汉年：中共第一任文委书记
东方第一号情报专家
共和国第一大冤案案主

目 录

引子 一梦长于百年	(1)
卷一 醒狮 (20 世纪初叶)	(7)
1919 年 5 月—北京—潘菽	(13)
1917 年—1919 年—宜兴—潘梓年	(22)
1919 年 5 月—北京—潘菽	(30)
1920 年—东渡太平洋—潘菽	(38)
1920 年—北大—潘梓年	(39)
1923 年—保定—潘梓年	(41)
1906 年—1920 年—宜兴陆平—潘汉年	(43)
1921 年—1922 年—宜兴—潘汉年	(52)
1923 年—1927 年—上海—南昌—潘汉年	(58)
1927 年—保定—广州—上海—宜兴—潘梓年	(63)
卷二 炼狱 (30 年代)	(71)
1935 年—1936 年—莫斯科—香港—潘汉年	(73)
1934 年—长征途中湘南—遵义—潘汉年	(79)
1936 年—香港—潘汉年	(81)
1927 年—大洋彼岸—潘菽	(83)
1936 年—香港—潘汉年	(88)
1932 年—上海—中央苏区—潘汉年	(90)
1936 年—香港—潘汉年	(94)

1933 年—上海—潘梓年	(97)
1936 年—香港—潘汉年	(104)
1934 年—南京—潘梓年	(109)
1934 年—长征路上—潘汉年	(112)
1934 年—1936 年—南京—潘梓年	(122)
1934 年—长征路上—潘汉年	(127)
1928 年—1936 年—南京—潘菽—潘汉年	(133)
卷三 惊变 (1936 年)	(141)
1936 年—上海—潘汉年—张学良—杜重远	(147)
1936 年—南京—潘汉年—曾养甫—张冲	(151)
1936 年—南京—上海—西安—保安—潘汉年	(152)
1936 年—保安—潘汉年—周恩来	(157)
1936 年—西安—潘汉年—张学良	(159)
1936 年—西安—潘汉年—叶剑英	(165)
1936 年—西安路公馆—潘汉年	(174)
1936 年—上海—潘汉年	(181)
1936 年—南京—蒋介石—冯玉祥	(183)
1936 年—上海—潘汉年—张冲	(186)
1936 年—上海—潘汉年—鲁迅	(189)
1936 年—上海—潘汉年—冯雪峰	(191)
1936 年—上海—潘汉年—陈立夫	(195)
1936 年—保安—上海—潘汉年—毛泽东	(200)
1936 年—南京狱中—潘梓年	(202)
1936 年—上海—潘汉年—宋庆龄	(205)
1936 年—南京—潘汉年—陈立夫	(210)
1936 年—南京中央大学—潘菽	(218)
1936 年—南京—潘汉年—陈立夫	(224)

1936 年—上海—潘汉年	(230)
1936 年—南京中央大学—潘菽	(233)
1936 年—西安—蒋介石—张学良	(238)
1936 年—上海—宋美龄—潘汉年	(244)
1936 年—南京—潘汉年	(248)
1936 年—南京宋公馆—潘汉年	(254)
1936 年—上海—洛阳—潘汉年—张冲	(261)
1936 年—南京—潘汉年—陈立夫	(264)
1936 年—西安—台湾—冰江—潘汉年—张学良 ...	(268)
卷四 清音 (1937 年—1949 年)	(273)
1936 年—1937 年—西安—南京—杭州—潘汉年 ...	(278)
1937 年—南京狱中—潘梓年—潘汉年	(281)
1937 年 6—8 月—宜兴—延安—潘梓年—毛泽东	(285)
1937 年—南京—潘菽—潘梓年	(289)
1937 年—上海—潘梓年—周恩来	(293)
1937 年—上海—潘汉年—潘公展	(297)
1938 年—长江航道—潘梓年—潘美年	(302)
1938 年—重庆—潘菽	(307)
1938 年—长江航道—潘梓年—潘美年	(313)
1938 年—武汉—重庆—潘梓年	(316)
1941 年—重庆—潘梓年—周恩来	(326)
1938 年—1945 年—重庆《新华日报》—潘梓年 ...	(338)
1941 年 10 月—重庆—潘梓年—张冲—周恩来	(346)
1948 年—1949 年—香港—天津—北京—潘汉年 ...	(350)
卷五 祭坛 (20 世纪下半叶)	(357)
1955 年—上海—潘汉年	(359)
1955 年—北京—潘汉年—潘梓年	(361)

1963 年—北京—潘梓年—潘汉年	(366)
1952 年—武汉—潘梓年	(368)
1967 年—北京—武进—潘梓年	(373)
1953 年—武汉—潘梓年	(378)
1966 年—1968 年—北京—潘菽	(383)
1975 年—茶陵—潘汉年	(386)
1949 年—1980 年—台湾—张学良	(393)
1932 年—1975 年—井冈山根据地—潘汉年	(395)
1946 年—1975 年—南京—北京—潘菽	(399)
1976 年—茶陵—潘汉年—董慧—小万	(409)
1976 年—茶陵—潘汉年—董慧	(423)
1938 年—1977 年—潘汉年—冯雪峰—“不速之客”	(428)
1953 年—武汉—潘梓年—屠公博	(435)
1976 年—1977 年—茶陵—潘汉年	(438)
1980 年—北京—潘菽	(446)
1977 年—1979 年—长沙—潘汉年—董慧	(450)
1946 年—重庆—潘菽	(456)
尾声 瞬间永恒	(458)
后记	(465)

引子 一梦长于百年

1987年7月13日。

北京。全国政协礼堂。

也许这一天并没多少人在意。平日，这里总是会议不断，各式小轿车、旅行车络绎不绝。也许这里的人在这一天对来宾仍不会多在意——政协嘛，元老院、参议院罢了。来的多是耄耋老人，今天来的也不会有什么不同……车总是那么平稳，一辆接着一辆，司机皆心平气和地把车开往礼堂对面停车场上的指定车位。下车的老人总有年轻人搀扶着，蹒跚地登上一级一级台阶，时间，在他们已经不多了，却又显得那么悠长。

礼堂里灯火辉煌，大红地毯上忙乱的脚步掠起道道光影，人们争先恐后地拥向一位略带笑容的老人。这位老人已有90高龄了。今天，正在为他举行隆重的90寿辰庆典。人生，能有几次如此辉煌的时刻呢？在这样的地方，在这样的时刻，四面八方祝贺，灯红酒绿，觥筹交错，赞语不绝。来祝寿的，有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领导人、还有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科学院以及各大学的名流、泰斗，当然，也有老人近一个世纪来结交的同舟共济的好友、知己及其遍布全中国乃至世界的学生——他们已一个个成了知名的学者、教授。桃李满天下，这是中国人常用来赞誉老师的。这一生可谓无憾了。老人记得80岁时自己还曾书怀：“夕阳无限，灿若朝曦。蓬勃郁葱，旧邦命新

……旋转乾坤，匹夫有份。伏枥之心，云胡不奋”，而今 90 了，该写点儿什么？

耳边，是不绝的颂词，而且是不寻常的颂词——纵然更响亮、更盛赞也不为过：“中国心理学的奠基人”、“中国心理学的泰斗”、“中国理论心理学的开拓者、先行者”、“中国心理学界德高望重的领导人”……

这些赞誉，不仅仅是同行们的贺词，而是社会公认，是庆祝会上作为国家与科学部门反复斟酌的用词——它将记入中国以及世界的心理学史。

庆祝会上，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欢声、笑语、热泪、赞词……对于一个 90 岁的老人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为舒心与兴奋的吗？然而，在老人那慈祥而又严谨的脸上，人们却看不出他多少由衷的欢愉，哪怕出版社专为他 90 大寿而出版的精装烫金 50 万言巨著《潘菽心理学文选》恭恭敬敬送到他面前，他也难得欣慰地一笑。

莫非他还苛求什么吗？

在这熙熙攘攘、喧嚣不已的世界上，他已经在热闹中麻木？抑或老人已心如古井，再扬不起波涛？或者，今日的祝寿，已远不如当日的辉煌，而历史并不以热闹做取舍，录入史册的或许只是当日并不为人在意的一个小小的场景，而对金碧璀璨、沸沸扬扬的场面不屑一顾——有价值的只在于争取，并不在于成功的辉煌，那么，你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能珍重记取的又是什么？

心中似乎在期待……

忽地，有人高声宣布：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许德珩先生向潘老致贺。他称誉潘菽是五四运动中民主与科学的启蒙斗士！别忘了，潘老是五四运动那天被捕的 32 名学

生之一，是许老的“同犯”！

顿时，欢声雷动。

终于，老人的双眼湿润了——这才是对他最高的赞誉。

已快 70 年了——从世纪初到了世纪末。而今，弟子们所记住的只是他是个心理学家，他的功绩在心理学上面，心理学方面的成就屏蔽了一切。当然，一个人能在一个方面有所成就，在当代已是了不起的，不比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们，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是巨人。可是，五四时期，不也是中国的一次“文艺复兴”吗？而心理学在中国的开拓与确立，不正与五四运动息息相关吗？心理学的每一次拓展，不也是民主与科学的启蒙同专制与蒙昧的沉沦进行了殊死的抗争的结果吗？怎么可以忘了他这位著名的心理学家本身就是一名五四的斗士呢？

何况，他的兄弟们，早已为这样一部民主与科学的斗争史，洒下了许多浓得几乎化不开的血呢？

他的大哥，生于 1892 年的潘梓年，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杰出的新闻斗士。只因为他太深知这部历史，所以，他最早辞世。80 岁时——1972 年，死于浩劫之中。没一个亲人在身旁，既没法通知也无人通知，就算通知到了也没人能来，因为他那时已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至骨灰的下落至今也难以查找。

晚于他 10 年而生的小老三，中国共产党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文学家潘汉年，五四运动时才是个小学生，可却也早已于 10 年前去世了，去世于浩劫刚刚结束（？）的 1977 年，被葬于偏远的流放地，连墓碑上刻上真名的权利也被剥夺，成了无名的冤鬼，日夜流徙、呼号在南方的茫茫山野、沼泽上，不得归家……潘汉年成了共和国第一大冤案的案主！

这一切，本都不该发生在这个世纪。

凭此，怎么可以忽略掉五四，可以忘掉一位著名心理学家那一伟大的起步？！他的成就与他的荣辱，皆是与那一天分不开的。更别说他的一家，他的兄弟们……

贺信、贺电……

桂冠、名号……

这纷至沓来的一切，对他并没有太大意义，他不是为这个而来的。

他还得为历史所做过的事情疾呼——为五四的科学民主、为他心爱的心理学疾呼——这同样是民主与科学的一部分。

可不，就在他最近看到的国务院一个关于科学归类的文件中，竟把心理学隶属于“教育科学”之下——这说明了什么？是想当然，还是需要再做一次启蒙？贬低心理学的地位，是出于怎样的“心理”？

犯不着百思不得其解。类似这样的事情早在 30 多年前就发生过。50 年代，有人把心理学系并入了生物系，令他愤而辞掉了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那时，还可以说是真正的无知、想当然，因为主持人只知道巴甫洛夫的心理学实验是如何让狗产生条件反射而流出涎来的……

可今天起草这一文件的人还知道什么？

已经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了，世界上心理学的发展已令中国惊叹不已。心理学是一门最重要的科学，它既不属于自然科学类也不属于社会科学，只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它有广泛的与其它学科的联系，差不多没有一门学科不牵涉到心理学问题，它的现状及前途是广阔远大，未来更是绚丽多彩、光辉灿烂的！它将有助于使人成为得到充分发展的更完善的人，使人类社会成为更合理的人类社会。

可是，在这里，它竟似“勤杂工”一般，一忽儿打发到

“生物学”去打工，一忽儿又划到“教育科学”去帮衬，连它是怎么回事还没搞清楚。他为心理学在中国的命运而叹息。

90 岁了，还得重操启蒙的稚语去游说吗？

90 岁了！却还得为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去奔走！怎么以正常的思维去面对这一切？！

.....

于是，九旬老人那颗五四时代年轻、躁动的心，又激愤地搏动了起来，对已临世纪末仍未克服的愚昧投去愤然的一击！他就此和几位心理学界的同仁，共同签署起草了一份“政协提案”。在这一份提案中，他尖锐地指出，把心理学划入“教育科学”，隶属其下，表明长期以来，对“心理学在整体上缺乏统一的恰当理解和认识”，是一种浑沌与无知。

由此，他联想到这几十年来心理学的现状，指出，“在专业和研究机构上的设置”也是一片混乱，严重地妨碍了这门科学的健康发展。

他直言不讳——

“类似混乱的状况甚至也反映在国家正式文件里。”

人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位已是 90 岁的老翁，更是无所畏惧了。

提案递上去了。

什么时候能回答？又能有怎样的回答？

他还等得及吗？

从世纪初的五四，到这建国 40 年递上的政协提案，潘菽还是当年的潘菽——只是，中国还是那时的中国吗？

20 世纪的中国是怎样的一段历史？！

原谅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并不要哗众取宠，更不想寻什么开心，因为它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完全可以在政协的提案

登记中查找到这位九旬老翁的最后呼吁，这已够我们痛心疾首的了。

历史却在此沉默了。

是它不愿意回答，还是把它只当作仲裁的法官而轻蔑了它？它从来只是作出证明而从不诉诸公正——它太超然了吗？

不，失落的只是梦，升起的却是太阳。

人类都崇拜太阳。

因为那意味着——生命。

而太阳下最伟大的篇章，却是人类自身。应该崇拜的是自己。是人类创造了自己，创造了历史，也创造了太阳。这些，当年都是亵渎的话，笔者那时身陷囹圄，罪名之一便是专案者们用红笔勾出的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也许正是这一罪名，使我有缘与上述的三位主人公中的一位，最年少而又最负盛名的潘汉年首先结下了缘分，后来，才结识了潘菽，而潘梓年已不得见了。

这是一个只会产生寓言的时代。庄子那机智而又愤嫉的寓言也会在这样的时代前黯然失色。

而我将写下的也仅仅是一个寓言罢了。

后人也只会把这当做一个寓言。

●卷一

醒 狮

(20 世纪初叶)

潘 菽：五四被囚的 32 位志士之一

潘梓年：从旁听生到新文化运动的马前卒

潘汉年：20 岁的《革命军日报》总编辑